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0/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3.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五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南原家藏集七卷(存卷五卷六)

〔明〕王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焦希程刻本

.....一

西樵遺稿八卷

〔明〕方獻夫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方林鶴刻本

.....二一

陸文裕公行遠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

〔明〕陸深撰 陸起龍編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陸起龍刻清康熙六十一年陸瀛齡補修本

.....一五四

霞城集二十四卷

〔明〕程誥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程于廷刻本

.....四三八

南原家藏集七卷（存卷五

卷六）

〔明〕王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焦希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原集七

卷》提要

南原家藏集卷第五

長子部
河南按察副使焦希程校刻
南京刑部尚書焦希程校刻

序 送張伯哀序

古之君子有大才德不見用於世則考終牖
下而已弗仕也其或貧無以自養乃有爲貧
而仕者若乘田委吏封人抱關之類是已夫
君子豈不欲尊且富哉乘田委吏封人抱關
之職易盡居之無嫌食之無愧焉耳江浦張
君伯哀者吾外舅刑部尚書公之第五子也
成化丙午中應天府鄉試及會試連不偶君
語人曰吾父平生雖處大位今致仕囊無長
物老且貧窶無以自養此吾祿仕時也遂就
山東樂安教諭始吾聞而疑之古之爲貧者
其所職若彼不過守封疆之限司啓閉之節
牛羊壯會計當而已今之教官位可謂榮矣
祿可謂薄矣君於辭尊與富之義則得也然
風化所係如職之不易盡何世之任是職者

晨昏聚生徒於堂歲月計簿書之限其於學業之進退行義之脩否習俗之醇澆與夫

國家所以建官設學養士取材之意未知其留心否也由是居之無嫌食之無愧者蓋鮮矣及君任樂安二年吾乃聞山之東以賢名者必稱樂安之士曰是張先生之所造就也君丁內外艱復除再任南豐之四年吾又聞江之西以賢名者必稱南豐之士曰是張先生之所勸誘也今年春以例會試又不偶而

南原集卷五

二

歸吾與之處數日語及其親則皇皇然若有所失處昆弟則慊慊然若不能給待姻戚則藹藹然有和氣接其故舊朋友則惻惻然曲盡其歡君孝友忠睦如此而又驗之於吾昔所聞於二省之人者之言無嫌無愧也可想見矣安慮其識之艱哉噫君子懷大才德弗能大行而得一方以施其教如君者豈不愈於秉田委吏封人抱關之類不得已而小小乎其未職者耶且今之登進士以致顯位居

之無嫌食之無愧抑幾何人哉其視君賢不肖又何如也君將還南豐若有不屑然者故吾道其所以仕以告於南豐之士將以慰君之行且以堅其志焉

送高座寺行山入院序

西方有大聖人其名曰佛為佛之徒持三禪五戒而習其教者其名曰僧漢明帝時佛之教始入中國中國之人多好之一時剃度而為僧者不可勝計枝延蔓行至於今其為教

南原集卷五

三

不廢而為僧者益衆布列天下與工商士農之流為一家而居其五之一僧之所居其名曰寺一寺內多或數百人少或數十人必擇其中道高而臘長素為衆所服者以領之其名曰住持住持之職必次其衆之長幼別其人之賢否而司其中之賞罰田畝之課稅錢穀之出納香火齊供之費殿宇垣屋之脩至於一草一木至纖至悉之事無不為其所掌焉住持之職亦多事矣且吾聞之佛之為教

以清淨爲宗寂滅爲本其言心則謂喜怒哀
樂之變皆非本體言身則謂耳目口鼻皆爲
假合暫聚以世界爲空虛一切萬物庶事皆
以爲幻妄等諸泡影電露凡見於形象施於
事爲者猶夢寐中所聞見一毫無有也如是
則所謂長幼賢否賞罰田畝錢穀香火齊供
殿宇垣屋之類宜其掃除空洞蕩然不立矣
而住持之所事紛紛擾擾與世人無以異者
獨非佛之徒哉噫此正吾儒所謂禮樂無處

南原集卷五

四

無之而不可斯須去身者蓋物不可以苟合
而無長幼賢否賞罰則亂無田畝錢穀則飢
無香火齊供則失其文無殿宇垣屋則失其
所而况乎喜怒哀樂耳日口鼻爲心身之所
必不可廢者哉由是言之凡爲佛之徒學其
清淨寂滅之教而亦不能不從事於日用事
物之間者是果何爲也耶蓋必有其說也高
座山公者道高而臘長素爲衆所服今將住
持其寺則前所云云者非惟不能掃除空洞

使其蕩然不立吾知山公之來且將飭治而
振起之當益新於舊矣吾友蕭君朝宗山之
弟也博學能詩業儒而得其要者山雖佛之
徒抑嘗聞儒之說於其弟乎僧之覺義謙公
於山之入院請余文以送之余故告以此若
山疑吾言持以質之朝宗可也

送鄭教授序

方今天下士君子以其所學而效於世者其
事有二曰政與教或問之曰二者孰難曰教

南原集卷五

五

末

爲難吾嘗病夫蘇老泉之言曰才難強而道
易勉且曰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
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嗟夫是何
言之不倫也吾意其所謂道德云者蓋狷者
之隘也非聖賢之所謂道德與德者也而其
謂才者蓋狂者之肆也非聖賢之所謂才者
也故其言德曰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
以爲廉聖賢之廉信果若是乎哉其言才曰
爲吏而爲吏爲將而爲將可矣則又曰疏雋

傲誕不是繩檢聖賢之才果若是乎哉由其
言而觀之將與吏誠不易能也不食片言不
見小利而已者誠不難能也由聖賢而觀之
則不必於是者非難而不止於是者非易也
且夫以財而爲政則成以德而爲教則行如
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其效可跂而待者
吾嘗試之矣方今天下何政而善者之多何
教而善者之少也以其所難者難其身而使
之脩而又以其所難者難於人而使之化也

南原集卷五

六

表

故曰教爲難今莆陽鄭先生文勉以

天子之命往教授於吾邦先生之先世在隋
唐時有莊露淑三公倡道南湖莆人宗之迨
宋夾際先生讀書十行俱下推爲文公爲稱
而先生寔儒者之裔也其於家學蓋傳之有
素而吾聖賢之所謂道與德者亦聞之熟矣
知先生謂宜以才自見而從政於時可也先
生曰是不難吾將脩諸身以淑諸人而於聖
賢之道使各致其勉焉此則吾之志也弘治

癸丑嘗振鐸撫州之臨川旣又載揚于虹二
邑之士至今稱之曰鄭先生爲能善教者也
其與某親炙其門者也某也忠信先生以情
去其僞者也某也孝弟先生以仁長其愛者
也某也敦樸先生以質勝其華者也先生之
於爲教旣嘗難之而有得行之而有效矣吾
獨懼夫老泉之說行將使世之教者屈道德
於才力之下世之學者以爲道德易勉而不
爲而或流於疏雋傲誕不事繩檢之中也於
是乎言

南原集卷五

七

送兩淮都轉運使呂公之任序

天下財賦自兩稅之外山澤所出唯鹽利爲
最大昔在禹貢海岱唯青州厥貢鹽絺蓋貢
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人鹽官一職亦以鹽
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供邦財也自王后世
子祭祀賓客膳羞之外不聞以一毫取民則
煮海之利在民而不在官明矣管仲告齊桓
公謹正鹽筴由是舉先王公共之用而爲後

世自私之計漢唐以來桑羊孔僅劉晏李巽之徒用以富國遂與兩稅並行自公上禁權之外不肯以一孔遺之於民殆宋雍熙間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而以江淮鹽給之崇本君子且謂好取民力非明主所宜行往往議罷是時雖不在民而猶在國國用既紓民力亦省救時之士尚有取焉烏乎天之生財豈徒然哉凡以爲民也代天理物者其必處此矣奈何後世而下弊益橫出

南唐書卷五

八

嘗爲之說曰鹽之爲利也其上在民其次在國又其次也名雖在國實則在私豪右兼并商賈折閱已非一日矣使後世而有劉李之徒猶且笑之而况崇本君子者哉今地官以邦賦爲職大夫呂君從事於司徒久矣與不病國取不妨民往在邊徼總理儲備所至之地赫有令名兩淮轉運適難其任天官以君命下之日凡憂國者交慶邊儲與鹽法長裏君之處此其必有道乎夫君子之

用世也惠民與惠國其爲心一也母曰劉李之餘智先王所不道余竊有望焉

送田景瞻詩序

予自丁卯冬來官考部與司封郎中晉江田君處者殆今逾歲余始見其質曰溫凝人也中而知其材曰簡遠人也終而得其識曰明達振邁人也余方師友之每與之語中夜冷冷不休今年春朝廷擢君爲寶慶太守司封主事顧君寔雅重晉江於其行也謂凡在

南唐書卷五

九

交游宜觴以詩而詩嘉比興振自古昔乃取其郡志得其地里所有離爲二十有四題題不虛作而詩非漫辭或固古以激今或據地以暢事而詩人比興之義於是乎存焉於性疏遂不能盡優柔歌諷之道乃獨揖而告之曰方今天下湖藩爲民物形勝之區去年秋聖天子眷然南顧遣使出撫其地使者弗稱以急切誅求爲政遂使吏不安其官民不樂其業雖不日月而去而荆楚之間家無僭石

銖兩之蓄矣實慶湖藩屬郡也其風烈所被
必無遺土田君耳嘗聞之今將目擊其事而
身負其責豈徒咨嗟歎息之而已耶明達振
邁之識尚其軫念焉使湖藩士女得復其漁
稼之舊必自實慶太守始矣豈不偉哉豈不
偉哉

送蕭宜勉序

今之科舉之士其不遇者三一日已二曰天
三曰人蓋力之強弱職於已事之得失係於
天法之臧否出於人嗟乎已者吾無所歸咎

南原集卷五

十一

也天者吾無所取必也而其出於人者則有
一焉蓋我國初設科以來登名於錄者殆
今可考其初不滿數人士之就試於有司者
不必皆庠序之士往往出於草莽巖壑之間
蓋目元季兵革之餘庠序廢弛人鮮務學肆
我聖祖菁莪載詠雍雍穆穆洽於承平士
之遜匿沈晦者固皆揖讓於衣冠俎豆之中
宜其登名於有司者日衆而士之刮磨而嚮

庸者日以繁也然而末補攸宜巧拙雜進故
內臺外臬舊有專官而有司之逮白者品裁
疏揚夙有善法奈何徂於承平有大之說者
優於假借而略於精別於是曳卷叩關之徒
遂使有司者之不能供億矣吾恐按沙之人
艱於澡汰而辛苦刻厲之士不免於抑鬱抱
恨者乎韓子云業患不能精不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不患有司之不公不知今日
之弊有出於不公不明之外者矧不公不明
或有滋於其中者也往年余在京師聞吾鄉
以歲貢至京師者訪之得蕭君焉蕭君積學
力行播聞吾鄉凡吾鄉之顯士多出其門而
蕭君胡爲僅以貢至知蕭君者咸歸之天而
余以謂出於人者如此則士之不遇者非獨
一蕭君也蕭君世爲江右某縣人今卒業於
成均而歸其故邦出其門者若中翰倪君輩
咸以余言告之蕭君君曰不然不謂以已勝
人者哉余聞而壯之知蕭君之必有遇也他

南原集卷五

十一

日倘在臺臬其亦無因勝人之見而廢余言者乎

鄉飲酒序

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之禮也在古有四義焉賓興賢能則飲鄉大夫禮國中賢者則飲州長習射則飲黨正蜡祭則飲今之所行者惟存鄉大夫之一義而州長黨正之禮世不復講至於賓興之舉則姑以鹿鳴爲名而其禮亦非成周之舊矣蓋自我聖祖之制

南原集卷五

三

所以叙長幼論賢良者固古先聖之遺法而
其所謂別奸頑異罪人者則又善惡具在一
堂席之間而有內外之辨韋嘗莊誦大誥之
文凜乎其不可犯也所以懲創風教之義蓋
於成周之舊而有加焉韋生也晚不獲躬覩
洪武永樂之盛而於後世遵奉故事之文不
能無興慨云者蓋其尊於房戶之間疑未足
以仰承聖祖之休命甚則巖然西北之位
或不免鄉人之訾議者若所謂內外之辯了

不復存簿書之暇弛然臨事庠門之外賓且
候之周旋鄉大夫之一醉而俎豆豐薄之計
者又譁然於東榮之下矣吁可歎哉新安有
鮑翁者邑之棠樾里人也弘治癸亥太守張
公來治郡脩明禮教於是博謀於鄉體於翁
而以禮賓之郡之中翕然懲創無訾議也余
不識翁嘗聞鄭宜述稱其爲人且授一編於
余皆時名碩贈言於翁者吾觀二泉稱其好
仁篁墩與其力善宗老之會空同嘉之而其

南原集卷五

三

傳於蘇臺外史尤詳余方有慨乎後世之事
仰而歎曰今之鄉大夫者安得皆若人而與
共揖讓乎因以重太守張公之知人且尚古
也自是而後雖有弛然臨事之徒望見翁之
衣冠不致尊讓絮敬者少矣宜述又曰翁今
年登五豆丹顏白首杖屨灑然余且舉而壽
之曰方今賓禮之盛可以仰承
聖祖之休命其必自新安始矣

送鄭西大尹陳干言序

開封守顧華玉稱友朋之才必曰陳于言陳于言他日使得郡邑期有可嘉者余曰何謂也曰觀人者不于其大于其細吾觀于言矣鄉爲燕會于言主觴政賓客紛盈鱗行委折能令人盡歡誼譁起坐無能廢杜舉者蓋敏達端慤人也使他日敏以出之慤以執之則何郡邑之有余曰君子言陳平宰社之意余竊望之矣正德乙丑于言授興國尹未幾謫會昌教諭余曰敏無荒也慤無愆也會昌之

南原集卷五

十四

謫何居旣而聞監司有所取舍于言知其弊民不聽適奸黨肆恣黜陟監司以毀聞興國受而寬之及是巡按御史知其才俾攝邑事會昌當崔蒲之衝江西趙叅政爲所劫監司狼顧無措于言以計出之賊大懼曰趙叅政如翼而去此必有善謀者遂亟去不爲會昌患于言名益振今

朝廷方新弊政復徵於天官曰是善治會昌者乃以令鄖西余聞而歎曰古之時上之視

下也其毀譽無擇於愛憎惟其人下之事上也無所期於毀譽惟其志逮今之監司姑有挾其毀譽以申其志者今之郡縣始有憂其毀譽以屈其志者上以是要於下下以是奉於上往往曲徇人情求爲苟免卒之坐連污巖身名俱失者多矣噫上之任情余何言哉若下之屈於勢者不知禍福不可期惟理爲可必且幸不幸固有互爲其根者于言以敏達之才展布弛張無所不可然艱難盤錯

南原集卷五

十五

之中亦或明爽者之所不屑也况當興國之時棲于枳棘文彩未著不有會昌之謫何以融鍊其用而播揚其休美哉昔之失今之得也將之鄖西凡在交游者徵余說以贈余因喜華玉之先見乃不辭覲縷告于諸君且以堅于言端慤之志云爾

秋林叔父壽七十序

吾叔父秋林先生平生以勤致饒裕以爲勤之有功也每以訓子姪學業及其老也猶未

傳也曰吾何獨勞於是乎乃暇日與二三朋
從者游嗜奕曰奕可以忘吾老也蜩殼蛛絲
蚤夜不已既而曰吾勞於奕雖精弗傳也乃
讀唐諸家詩而嗜之於是登臨懷述有所興
寓一發於詩詩成則詠歌之不足則又重思
繹之點竄指摘蚤夜吟哦不已既而曰吾勞
於詩雖精無益也暇日取琴彈而樂之遂曰
嚶嚶詭詭操琴以自老人謂其勞於是也則
曰吾性於勤者也奈何或告之養生之道乃

南原集卷五

十六

詩

授以叅同契陰符經諸書而讀之遂曰孳孳
焉蚤夜窮深邃索不已凡前嗜者一無所關
於心矣今年壽登七十耳目氣體如少壯者
九月二十五日寔惟誕辰兄弟子姪將謀為
慶前期而偶疾焉乃呼而謂之曰此豈養生
者之過也對曰韋不足以知道請以大人所
嘗嗜者譬之可乎夫奕以閑逸制勝躁則其
思離焉詩以簡遠為趣急則其情騷焉琴以
恬淡理性拂則其神爽焉是三者皆世之小

技也而況於養生之大道乎蓋天下之事不
勞則不能興不逸則不能成墨子之道勞非
所勞不興揚子之道逸非所逸不成故天道
惟其清而四時行焉地道惟其寧而四方平
焉人道惟其逸而四體貞焉貞則固固則安
安則可久可久則永終而不變永終而不變
故天地如之而況於人乎曰君子以自強不
息小子不足以語此越明日韋持觴以獻則
矍然據床而起笑而受之或告以賀客紛至
則命終輶等曰吾方與小子論規中之理醺
醉之禮女其往治之耳

南原集卷五

十七

送黃子和詩序

余誦魯南文曰沂有友五人焉噫何同人之
弗廣也五人者乃以不肖廁焉則四人云爾
魯南交於天下之士未必其四人友也彼四
人者亦交於天下之士未必曰四人云爾余
因有感曰友之為道豈不難哉當觀世之交
者有同里閭而彌月不相與語有隔越數千

里而問餽之使無間旬日有朝夕同遊肆而
曠別之後若昧平生有執手於邂逅之間而
死生然諾終身不易蓋其間同方異術淺深
聯合之趣有不易言者余初聞子和之爲人
於魯南曰清脩如元瑞博雅如華玉敏達如
升之是時爲地官主事方蒞政維揚後余忝
利第與子和南北相望者三年及余歸則子
和以憂去三年方同官於南曹不二年而有
今別夫子而於余非有里閭朝夕之素而不

南原集卷五

六

期而趨不戒而乎何哉余聞子雲有不心之
歎桑扈有莫逆之懷由子雲云者則四海之
人皆稱合簪可也由桑扈云者則固曰五人
云爾可也子和行矣余與魯南酌酒賦詩餞
於青溪之上堂無列賓詩不盈卷且以重三
君子契濶之感相顧悵然夜分而去

送水雲壽序

吾友陳衛南自吳越之間而還金陵爲余言
三泖五湖之勝充然若有得者余曰吳越之

間人物之具區也子之游也子見君子矣乎
曰有水雲秦翁者吾嘗與之遊矣吾嘗與言
天下之勢而慨東南財賦之盛之不如古也
翁曰子何以言之曰吾來東南吾見貧有鬻
田者隱其賦以授於人曰易售也又見富有
寓田者隱其名以託於人曰易居也夫賦常
逋耗於易售之家而役常倖免於易居之輩
吾是以慨財賦之不如古也翁曰子所謂知
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子未讀管夷吾之書

南原集卷五

九

乎夷吾之相齊也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大抵
言利之徒也然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
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然則斯道也景公
蓋亦知之也故曰天下之勢不在於二事之
脩而在於四維之弊今之所謂禮義廉恥比
之管夷吾時又何如也子不於此之憂而獨
於彼之慨何也余見東南之士率多猥習鮮
有同予慨者若翁之所憂則固未之間也余

與之處閱月而後去翁世居秦溪爲宋太史
觀之裔行誼敦慎言論慨慷孝友廉讓有古
隱君子之風焉余曰子之所稱特非秦信卿
有令子文解從余遊久矣文解讀書爲文識
趨向非時輩習舉子業者余故稔知水雲而
衛南未之知也未幾文解遣使來金陵請余
文以爲翁壽曰翁今年壽六十四月九日寔
懸弧之辰願先生以有言也余曰夫壽豈易
言哉壽在知道道也者性命之謂也若所謂

南原集卷五

十一

飲食起居之節乃其下學耳故區區於財賦
興廢之間不知天下之勢者也區區於飲食
起居之節不知性命之道者也故禮義廉耻
者天下之大道也故曰上壽養命中壽養性
雖善言財賦者則亦下計而已矣由是言之
水雲之知道舊矣余因以告於衛南衛南喜
曰文解方病既間余嘗教以飲食起居之節
聞子之言其不益瘳矣乎余乃叙次登軸以
授使者歸焉

南原家藏集卷第五

南原集卷五

十一

南原家藏集卷第六



南京刑部尚書東橋顧璘選
河南按察副使橫澗顧璘重選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焦希程校刻

序 送慶陽太守賈君之任序

正德戊寅春三月 朝廷以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東鹿賈君爲陝西慶陽太守人咸曰慶陽邊郡也山川險固接壤羌胡尚弓矢多強宗必有擊斷摘發之政然後可以糾正奸慝耳賈君在御史臺彈舉不避豪右督察幽

南原集卷六

隱人莫敢犯之者持是以往於治何有哉余曰爲此說者徒知御史非知太守者也御史之職以剛勝焉太守之職以柔定焉剛柔失宜惠政俱敝吾恐循良之業衰矣故稜稜風化毫端所重而無赫赫之名者人嘗思之何也今之太守古諸侯也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父母之於子也其可以剛勝哉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太守之政似之不然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其於治也遠矣若在御史案

章舉劾無少假借雖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可也余嘗讀循吏傳衛颯王景均爲太守考其歷官皆侍御史也范史稱其治行其績不一而足究其爲侍御史時則行迹略無所見吾想二公者其文帝所謂長者輩乎至於杜公君南陽之績古今所罕聞也乃不以儕之八人之列而獨於爲侍御時安集洛陽諸事觀縷言之蓋其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猶不易臺中之舊作史之意於是乎可窺矣且吾聞之慶陽之俗雖素淳慤而人性勇健夫惟其淳慤也則導化之術可施惟其勇健也則擊斷之政有所不受爲民父母其必有以處此矣方今之時賈君清肅之風行於上下豪從斂手若不可近者然而俯心問學撝謙之美溢於言笑蓋張弛之道君子所難雖杜公君亦未滿於此者吾獨於慶陽之政重有望焉賈君行矣其鄉士夫大理王君德充李君光少輩來屬余爲文道之余因人言而

南原集卷六

附以已見如此不識諸君謂之何如

送李都憲巡撫遼東序

夫邊圉之計孰不曰有三道焉一曰惠化洽
二曰事爲備三曰聲實顯中國郡縣之吏不
有顯設何以融被苟備矣洽矣固無待乎譽
達而自信矣在邊圉則或不然一介之士持
節而往開府坐鎮以蒞未發之兵叵測之虜
事爲未暇顯設而惠化扞格方是時也獷悍
豪猾之輩被鎧革執弓矢者皆已瞠目而仰

南原集卷六

三

矚於下矧夫羈縻之地叛服不恒旦夕之會
即欲宣敷號令以震讐其志不亦難哉於是
乎有聲實焉以弱被乎二者之先詩曰赫赫
南仲玃狁于襄又曰顯允方叔荆蠻來威其
次郭令公之於回鶻薛檢校之於突厥韓范
二公之於西夏視其魄而喪其氣者固已有
素粹然之頃彈壓之重已不覺其偃仆摧矣
於是徐議其事爲之宜惠化之道將無不順
利焉者正德庚辰冬十二月 朝廷以河南

左方伯嘉魚李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夫遼密邇胡虜邊圉之雄鎮也邇者

處置乖宜 朝廷方切東顧而巡撫寔闕故

有是命予初識公於南都之戶曹未幾擢守

南昌南昌盜藩蓄逆誅跋扈之氣薰烈郡

縣乃獨於公頻歛狂悖凜凜長孺之風姚源

諸洞出沒侵掠已而呼嘯群醜攻殺長吏猖

獷至屢宵旰乃訓集兵食選徒躍旅弱者遁

逃強者俘馘蒼生賴焉公蓋承其家學父子

南原集卷六

四

昆弟自相師友而復濟以博辯通敏之才故
於天下事大如禮樂兵刑以至甘石倉扁之
學無不通究論議援據今古旁引曲證闡關
不窮超然遠攬出於因循沿襲之外耳之者
有所感觸由是聲實昭然朝野重之烏乎天
下之事不難於事爲而難於惠化尤莫難於
聲實聲實之動人如風霆然南昌威望所以
披拂海內以扇被乎營之東并之西者固已
久矣而况有辯博通敏之才以濟之乎且吾